

## 那年那事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小朋友们唱着这首民谣,过年也就快到了。

早年间北京过年,年画从年二十三就要开始派上用场。年画、门神,俗称“喜画”,旧时人们在屋里贴年画,门上贴门神,驱凶避祥。

那时,北京的大街上临时搭建的画棚里售卖年画和纸码(也称“纸马”,原为祭祀物品,后指木版年画)。北京的木版年画自

成一派,出名的手艺人最早有崇文门外的“顺和王家”、东四北边的“纸码汪家”,都有数百年的历史。而且汪家居住的街道叫“汪纸码胡同”,后来改称汪芝麻胡同。

此外,北京还出现过一种称为“京百福”的年画。它装在一个纸袋子里,相当于一本画册,里面专门刻画了五行八作的祖师爷像,供从业者膜拜,约有百余张。还有“全神福”,就是代表所有神灵的图像,到如今,已无踪迹可寻。



◆杨奕萍

## 北京年画,一段被唤醒的记忆

## 咱北京也有自己的木版年画

说起北京年画,时过境迁,也许那些沉睡已久的记忆,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等待一个合适的人来唤醒。

这个人,正是张阔,一个胡同里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小时候过年,张阔只见过春联,没见过年画。第一次听说木版年画,还是他上初中那会儿,1973年,像所有精力旺盛的少年一样,那时的他对木匠活儿着迷,天天缠着隔壁大爷王顺年教他怎么刨木板、做桌子椅子。王顺年轻时是个木匠,也做过年画,闲聊时总提到以前帮着纸码年画店做木版年画的琐事。在老北京传统的纸码

年画店,制作一张年画通常要好几位艺人师傅合作完成,从选木料到制作木板,然后刻版,最后印制年画。

张阔听得津津有味,木版年画就这样在一个少年心里扎下了根。一晃30年过去了,2003年的张阔是一个饭馆老板,过着知足惬意的生活,早已放下了少年时喜爱的木匠活儿。

一次出门旅游,张阔偶然看到外地的年画,少年记忆一下被触动,聊天的时候听到有人说,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苏州桃花坞,唯独北京没有年画。他有些不平,站出来问:“北京怎么没有年画呀?”可是人家问,北京的年画在哪儿

呢?他无言以对。毕竟,纯正的老北京年画早已消失了几十年。

旅游回来,他去找以前教自己木匠活的王顺年师傅,师傅说:“外地人不了解,北京的木版年画,主要供咱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人家说北京没有年画也对,因为已经几十年没有人做啦。”听了师傅的话,张阔又去找了一通搞民俗、历史研究的人打听,结果大家都说北京早就没有年画了,没有人在做。

“没人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呢?只说听起来咱北京有年画。”那一刻,这个念头突然从张阔的脑海里冒了出来,抱着这样的念头,张阔开始雕刻木版。

## 多以各行业祖师爷为表现题材

一雕刻,张阔才发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首先是年画的图像资料已经很难找到了。

很长一段时间,张阔天天往首都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跑,翻书找资料,后来在研究年画的王树村先生的书里,终于找到了仅存的北京传统的木版年画图样。

北京的木版年画表现题材多是帝王神像以及五行八作的祖师爷,以神像纸码儿为主,纸码儿就是各行各业的祖师爷,也叫神码儿,如夫子码儿、灶王码儿、鲁班码儿等。

以戏曲为例,在唱老戏的时候,扮演老戏的演员通常会拿一张老戏纸码,把它叠好,揣在帽子上;或者把这张老戏纸码年画揣在怀里。一旦做好这些,化完妆了,就不再开口说话,正襟危坐地候场

等着。到戏班管事一叫:该上场了,扮演老戏的演员就踩着锣鼓点上。一口气唱完下场,卸妆的时候,要先把老戏纸码年画取出来,用这张纸把脸上油彩擦一下,大致擦完了,再把这张纸恭敬地烧了,以作恭送。

想来这有两重含义,一是旧时这些从业人员,社会地位低下,生活没有保障,渴望平安顺利,诚心敬祖,不敢怠慢;二是从演戏本身来说,提示自己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要真正入戏,让舞台艺术形象的创造和表演更深刻。

张阔介绍,制作木版年画分成4个步骤:找图、印版、制版、印制。设计好了年画图案后,就要开始刨制木板准备印版。木材一般选择梨木,因为梨木坚硬且纹理细腻,纤维比较短,不会掉木丝。把木板

用刨子刨平,再用砂纸打磨干净,把式样反粘在木块上,用墨线印版,然后就可以开始刻版。

到目前为止,张阔刻版的北京年画已经有50多块,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太阴星君月光码。古语说“男不拜月,女不祭灶”,像貂蝉拜月,拜的就是中秋时的月光码。月光码特别复杂,线条繁琐,人物细节众多,需要花时间分解每一部分,然后一笔一笔雕刻,前后刻了一个多月,才终于完工。

出来后的效果,张阔很满意,尤其是眼睛部分,保持了原图的状态,眯着眼,虽然整个眼睛没有瞳孔和眼白,但是那种线条感显得特别有神韵。因为神像的眼睛不能雕刻得太大,要让人望着不存欲念。

## 让年风年俗回归生活致敬传统

北京年画的内容包罗万象,地域性很强。张阔着重研究代表着北京地域文化的木版年画:行业祖师爷像(也称为“神码儿”)和杂画(如“九九消寒图”等)。

十多年间,张阔逐渐复原了中秋节、七夕节等传统民俗节庆的北京年画图样,希望让早年间的风年俗回归百姓生活。

《九九消寒图》是他复原的一套十分重要的北京年画,图样主要有3种,一是繁体的“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个字,每个字都是九画儿,每天写一画,写完这八十一天就过去了;也有画九朵梅花的,每朵梅花有九个花瓣,共八十一瓣,每天染一个花瓣,等九朵梅花都染全了,就“出九”了;还有一种是画铜钱,铜钱

上的五个空白各有所指——上阴下晴,左风右雨雪当中,每天根据天气来涂颜色,这样一边“数九”,一边还能记录这段时间的天气变化,预卜来年丰歉。

张阔还告诉我们,日常使用的六个成语“六神无主”,为什么是六神而不是七神或八神?这句成语便是来自年画里的“家宅六神”(灶王爷、土地神、门神、户尉、非童童子和三姑夫人)。六神中包括男、女、老、幼、文、武、尊、卑等不同形象,颇有趣味。

比如门神。我们常看到门头门上悬挂了两位门神,他们分别是门丞(居左)和户尉(居右)。旧时人们认为,凡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事物皆有神在,如家中的门、灶、床等都有神灵在里面。有的地方将

门神分为三类,即文门神、武门神和祈福门神。老北京人喜欢贴在门上张贴武门神,如手持兵器的秦琼、尉迟恭,以防止邪魔和灾星从大门进入。

年画中不只有狰狞的门神,还有许多福福纳祥的吉祥寓意。比如打开外皮而露出许多籽儿的石榴形象暗喻“多子”,莲花和金鱼组合成“连年有余”的谐音,蟠桃象征长寿,松竹梅(岁寒三友)寓意情义长在,鲤鱼跃龙门表示平步青云和飞黄腾达等。

随着对老北京木版年画的研究,张阔对传统文化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想让现在的年轻人能通过自己的木版年画对传统文化有更多的了解,算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致敬。

## 如果这门手艺失落了,相信只是在沉睡

年画如今作为商品已经少有人问津,做年画不用挣不到钱还花费不少,刻版要用梨木,纸张要用熟宣。“虽说没到倾家荡产那个地步,也把多年积蓄花得差不多了,可是从没后悔过,什么都挡不住一个喜欢。”张阔一心扑在年画上,10多年就这么过去了。

张阔的工作台上放着十多把各种形状的刻刀,各有各的用途,用哪一把,怎么用,他都了然于胸。因为喜欢,他总是不断地创新和挑战自己的技艺,让自己拿刀跟用笔一样,不用大脑思考刀的雕刻方向,自然而然地以刀代笔。

说起让张阔引以自豪的一个设计,是他制作了一个自己微信二维码的印章。小巧的梨木印章精确还原了二维码,盖在印好的年画

上,每次都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来扫一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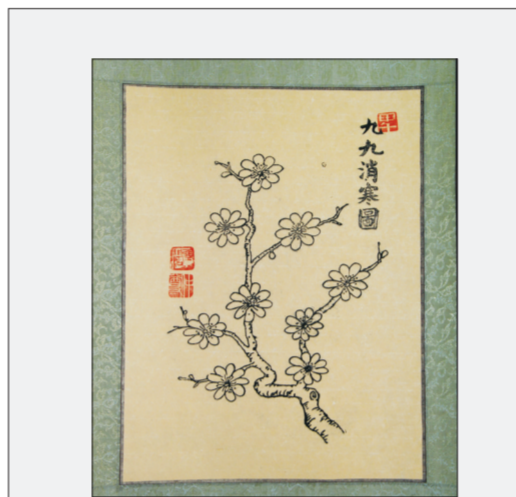
原来是张阔有一天拿着手机,看着二维码突发奇想,想试试能不能把二维码刻出来。要知道雕刻二维码,对技艺是个相当大的考验,因为稍微有一点点偏差都不行。整整三天,每天雕刻近10个小时,雕好的那一刻,张阔心潮澎湃得像个孩子,特别紧张。他拿着手机扫着雕刻好的二维码,当听到那一声“滴”的时候,他觉得比贝多芬的音乐都好听。当时的他有些小得意,因为他又成功挑战了自己技艺的难度。

正如张阔给自己的工作室起名叫做“匠人工坊”,表明了他对匠人精神的推崇和追求。他说,“匠人,就要把东西做到最好的水平,

匠人最主要的精神是自己跟自己较劲,永远不满足自己今天所做的东西。”

因为木版年画的断档,现如今,很多北京年画几乎已近失传,为此,张阔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去搜集、翻刻,目前他最大的心愿是,要把王树村先生在书里记载的60多幅神像版画全部刻成画版,留给后人作为北京木版年画的实物资料。

说到年画的传承,张阔微笑着说:“任何事物都有消亡的一天,我不杞人忧天,只做好眼前事。如果这门手艺失落了,我相信它只是一个沉睡的过程,就像我之前的几十年,北京年画也沉睡了,我唤醒了它,假如将来它再沉睡了,相信一定还会有人再唤醒它。”



张阔的木版年画作品

## 大雪飘着走油香

◆王开



那些年的雪可不像现在这么矜持,进了腊月,辽东山区的雪甚是生猛,挟着白烟,呼呼地啸,前山到后山,南山到北山,嚣张得不可一世。

雪太大大厚,覆盖了村庄的声音,日子过得格外漫长,熬到一本老历历撕剩最后几页,压抑已久的村子一下子活泛起来,里里外外洋溢着欢畅气氛。村里人抓紧时间去镇里赶集备年货,犒劳全家,招待客人。

等到腊月二十七,重头戏登场了——走油。

这一项内容,是年复一年的经典,如同不可或缺的杀年猪。

其实,走油无非是炸麻花、炸油糕、炸干果、炸丸子,但平常难见踪影,因而弥足珍贵。

鹅毛大雪又一次飘落,父亲天不亮就起来扫雪。木锨和扫帚的刷刷声中,母亲也穿衣下地,生一灶红彤彤的柴火,然后从仓房抱回装豆油的黑陶罐,擦拭得闪着乌光,放在灶台上。转身再搬回面口袋,放炕梢上缓冻。之后,母亲将早已刷洗干净的大红泥盆子端来,舀一盆面,温水调了,兑些山蜂蜜,揉成半盆面团,再盖上秸秆盖帘,捂上小棉褥子,搁在热炕上发酵。

油炸糕的粘米面有讲究,不少人家是入冬包粘火勺时留下的,都是粘玉米料。母亲凡事细致,提前泡些粘玉米、粘谷子,磨成混

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我们通常在这天祭祀灶君。

时至今日,我们豫东老家的厨房里仍然供奉着灶君,一般都是在年货地摊上买的彩色印刷品,形如年画。

在这些彩印的作品中,灶君的相貌并不固定。有的灶君头戴平天冠、身披赭黄袍,相貌威武、三络长髯,俨然是人间帝王。有的灶君面白无须、双耳垂肩,头戴毗卢帽、面团团如富家翁,犹如唐僧再世。有的灶君手中持剑、跨下骑马,一瞧就是武将。有的灶君右手持圭、左手扶膝、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一瞧就是文臣。有的灶君并非孤家寡人,他老人家身旁还坐着一个面目慈祥的老奶奶,人称“灶王奶奶”。还有的灶君专享齐人之福,左右两侧各有一个老奶奶,一夫二妻其乐融融。

这些灶君画像孰真孰假?我们很难判定,因为灶君本来就是化身无数的神仙,既可以有无数化身,也可以有无数相貌。

北宋博物学家沈括考证过灶君的来历,他认为最初的灶君应该是一个老太太,一个擅长烹饪的老太太,该老太太生活在上古时期,被世人尊为厨神,进而被尊为灶神;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风俗不一,灶神衍生出很多版本,有人说夏始祖黄帝死后成为灶神,有人说另一位华夏始祖炎帝死后成为灶神,还有人说灶神是祝融的化身——祝融是火神,火神司灶,理所当然。

南宋陈元靓编有一部风俗大全,名为《岁时广记》,该书第三十九卷记录了宋朝人祭祀灶君的时间和方式:

十二月二十四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香酒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贴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每岁十二月二十四,新旧更易,皆焚纸币,诵道佛经咒,以送故迎新,以为禳祈。

腊月二十四是灶君上天的日子,人们将那天称为“交年”,意思是新年将至,跟今天的“小年”差不多同义。如何度过“交年”呢?买酒、买纸钱、买灶马。有钱人请和尚或道士念经,没钱人自己念诵经咒。一边念经,一边用酒糟涂抹到灶门之上,据说这样可以灶君上天之后晕头晕脑,不会做出对人不利的话。最后呢,再为灶君烧化纸钱,将灶君的坐骑(纸马)放在灶门口一同烧化,恭送灶君及百神上天。

陆游的老上司兼好朋友范成大写过一首《祭灶诗》:

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祭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饅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猪犬随君莫莫嗅。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今天祭灶选择腊月二十三(只有极个别地区选择腊月二十四祭灶),是在灶君上天述职的前一天进行祭祀;宋朝人祭灶却在腊月二十四,是在灶君述职的当天进行祭祀。

宋人祭灶还有其他规矩。第一,要为灶君备办“甲马”。

甲马一词在古文中有三种含义:

## 宋朝人怎么祭灶?

◆李开周

一指披甲骑马的士兵,一指铁甲护身的战马,一指绘有战马、用来召唤神灵乘坐的黄纸(《水浒传》中的“神行太保”戴宗每次作法行路之前必须将“甲马”绑在腿上,这种甲马就是画了战马的黄纸)。祭灶用甲马,指的是第三种甲马,上画战马,下画云朵,旁书神咒,祭灶后烧化,供灶君上天时乘坐。

第二,要为灶君备办“料豆”。“料”即草料,“豆”即黑豆,灶君的坐骑虽是天马,却跟凡马一样要吃饲料,故此在烧化甲马的同时,还要往火堆里扔一把干草和几粒黑豆,供灶君的坐骑食用,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驮着灶君上天。

第三,祭灶之后要照“虚耗”。“虚耗”是百神当中的一种,它虚无缥缈,无色无形,不像灶君那样监察善恶,也没有庇护凡人的能力,但它却有捣鬼添麻烦的能力。

小门小户过日子,挣的没有花的多,年底盘账,怎么算都兑不够数,不用问,亏空出来的差额准是让虚耗给弄走了。而且虚耗很变态,腊月二十四祭灶送神,百神都去吃供奉,吃饱了乖乖地飞升,唯独虚耗不吃这一套,留在你家不走。怎么办?用火烧它的屁股,把它逼走。

灶君躲在厨房里,虚耗却躲在床底下。腊月二十四夜里,在送走灶君以后,宋朝人开始发威了,他们点亮油灯,送入床底,从深夜点到天亮。这种风俗在宋朝叫做“照虚耗”,是人类向鬼神宣战的壮举。

可惜的是,鬼神未必存在,床底和油灯却是实实在在的。白白天一夜灯,费用是小事,万一火苗子变大,烧着了床才是大事。假如那床上还睡的有人,那就成了天大的事了。由此可见,照虚耗属于风险很大的陋俗,幸好现在祭灶已经没有这个规矩了。